

秀一張開眼睛，這一週多來折磨人的生活不知道何時才能有個了結。住在大樓的她自陽台往街道上俯看，熟悉的車水馬龍配上嘈雜人聲，往來路人三五成群，回頭打開電視機竟然看到「女童凍死案九個月終於等到家屬」和「詭異無人電動車連五天闖國道，已繞台一圈」的字樣，不禁讓她激動地哭了出來…

小時候在鄉村含著金湯匙成長而嬌生慣養的秀，長大後雖然是來到繁華的大台北並與父母分離獨自生活，但雙親定期匯款讓她衣食無虞。

「煩死了！到底怎麼會有那麼複雜的操作過程」「為甚麼就不能幫我把問題解決好再拿給我」秀的招牌名言不離口，每當有人將事務托囑時，她總是會面目猙獰的叫到。由於小時候所受的溺愛讓她養成不愛做事的性格。因此獨自離開家鄉出外生活的她雖不愁吃穿，但總是十分煩躁。

面對空無一物的冰箱，是時候到超市添購日常必需品了。經過一番簡單梳妝打理，秀拎著包包走下樓梯前往對面街區的超市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到公寓門口前，她看見一位衣衫不整的駝背長者正向她招手，要她等會兒幫行動不便的他提東西穿越馬路。她眉頭一皺「臭老頭不會自己拿過去？還要別人幫你提呀！我急著買東西回家都快沒時間了，最好有這閒工夫啦！」說完後裝作瀟灑地穿越剛變綠燈的馬路，還得意地回頭給那佝僂老者扮個鬼臉。

沒想到這一閃神讓她迎頭撞上了路燈，「咚---」低沉撞擊聲讓秀瞬間眼前一堆星星月亮轉呀轉，回神後本想回頭再對那老頭咒罵，卻發現那老頭不見了，氣得七竅生煙的她邊跺腳邊走回房間。猛然間，剛才的撞擊讓她失去意識，昏昏沉沉中，她看到一位穿著古裝劇中常見官服的老人用手指著她劈頭大罵「不願為他人付出，動不動就對他人使性子，欠缺耐心磨練，是時候給妳些警告了！既然這麼不懂得珍惜，現在開始妳所見的東西別人都看不見，妳要為祂們全部完成心願，否則妳再也回不到正常的日子了，也看不到這個世界中的其他人！還有，打電話找父母或其他凡人來都是沒有用的，唯有靠妳自己才能拯救這個迂腐的妳！好好反省吧！」說完後秀頓時驚醒。

張開眼後，秀慌張跑向陽台，映入眼簾的是空無一物的街道及坐在路邊那早上的長者，衣衫襤褸的他老神在在地哼著歌，儼然是秀唯一能看見求救的人。秀衝下樓，禮貌的向長者問他可能知道的情報。

那長者捋了鬚鬚說：「這事我早見過幾回了。老天爺讓人開了陰眼，作為做錯事情的處罰。妳只能乖乖照著祂給妳的指示，完成任務！」說完他便呵呵笑地站了起來走進巷子中。

開甚麼玩笑，開陰眼與開陰陽眼可不一樣，陰眼可是會讓我看不見任何凡人而只能看見陰間兄弟的！沒有人能看到她、幫她逃離困境，此時的她就如同身在一個平行時空。

轉瞬間背後一位大姊姊用冰冷的手點了點她，要秀幫她把埋在水溝中的戒指拿起來。秀嚇死了，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好兄弟讓她顫抖不停，無法反抗的她只好乖乖打開笨重的水溝蓋，用鏟子翻了翻泥淖的水溝底部，很快就找到那埋藏已久的戒指。原來這只戒指是這大姊姊男朋友生前送她的，但戒指不小心遺失了，大姊姊死後在這附近來回漂泊，尋找有緣人助她找回。事情圓滿後大姊姊給了秀感激的微笑便消失在巷口，秀不太願意地嘟著嘴。不過她發現鬼魂似乎沒有想像中可怕，反而挺親切的。

不知不覺來到黃昏，街道上真的靜極了，秀獨自一人走在街道上，嘴上嘟囔咒罵著老天爺，她恨不得趕快回到正常生活。滿懷暴戾之氣的她突然被路邊一個少了一條腿的伯伯叫住，「年輕人呀！一直抱怨老天爺可是沒有用的，這樣只會讓老天爺更不想讓你脫離苦海的。」伯伯笑著說。

「要你管啊！」秀的脾氣還是如此衝。

「唉，火氣別那麼大，我正缺一個人幫我整理這些垃圾」

「為甚麼一下子是挖水溝一下子又是清垃圾啊！怎麼那麼複雜啊？」等不到伯伯說完話，秀又不耐煩地說出她必說的台詞。

「呀！我在這裡清六十餘年都挺過來了，妳來幫我一小時算不了什麼的。已經有數以百計像妳一樣的人來這裡了，乖乖把事情做完對妳來說絕對不是什麼大損失。」伯伯依舊笑著對她說「來吧！」

秀沒好氣地答應後開始做這輩子第一次做的事情。她的鄰居早已認為這是常態，若是一個月能見她下樓倒垃圾一次可真能讓大家都為她鼓掌了！

路邊的小型垃圾場時而像腐爛的香蕉淋上過期的優酪乳，時而轉變成臭豆腐名店的廚餘和化糞池汗水邂逅時的氣味。伯伯在此服務了六十餘年，秀也不禁在心中為這伯伯暗自佩服。她問「伯伯，為甚麼您已過世還留在此呢？何況您少了一條腿。」

「世上有太多人都把垃圾隨意丟棄，若我就此退下，那誰要來整理街道上所有寶物？會製造垃圾卻不懂清理實在是非常糟糕。」

聽完伯伯的話的她感到一陣慚愧。愣了數秒鐘，依稀記得剛搬來公寓的前兩年，曾經看過一位七旬的阮伯伯會幫大樓整理垃圾。秀曾經嫌他臭且穿得破舊，還在他面前把吃一半的麵包扔向馬路讓他撿，想到這裡又看眼前這位伯伯，似乎就是他。秀收起不耐煩的心，不敢再對他發牢騷。

晚上秀把家中剩下的水餃吃完後，有人敲她的房門。外頭是一個約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子，自稱何同學，似乎餓了許多日子想尋求秀的幫忙。這可是第一次有男生想進她房間，雖然有些害怕，但是看著這年輕鬼魂可憐的模樣不禁讓她心軟，便開門讓他進來了。秀一邊泡麵一邊和何同學有一句沒一句的聊著，這是秀第一次弄食物給別人吃，臉上雖掛著笑容，但心中的怨言似乎又能譜成一篇論文了。聊著聊著說到何同學的死因，又是一樁酒駕惹出來的事件，早在新聞上看過幾回

的秀狠狠地斥責了那位不知名的肇事司機。何同學與家中年過半百的老母親原本相依為命，現在老母親只能孤獨一人靠著退休金勉強度日，頓失生活依靠的老嫗生活毫無生氣，整日彷彿行屍走肉般精神頹靡，何同學一心掛念著母親而默默留在她附近不肯離去。秀聽到這裡，不禁掉下了感動的眼淚。何同學誠懇地囑託秀如果有空要時常去幫老人家做事，陪她聊天也罷，別讓老人家過得毫無向前的動力。秀雖然心中又萌生怕麻煩的念頭，嘴上還是含糊地答應了，畢竟坐在她前面的可是鬼魂。

雖然平時都是一個人睡，但是現在的秀打開電視只出現「訊號錯誤」四個大字，手機像被封印般無法開機，更別說用電話連絡任何人了。什麼事都不能做的她睡不著，只能勉強自己熄燈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發呆，思索今天一整天所發生離奇的事情，不知不覺睡著了。

朦朧之間，那位身穿官服的老人又出現在秀的眼前，只見老人依舊眯著雙眼，用手杖指著秀說，「今天一整天可真是辛苦妳了！不過我還是看不出來妳有任何想改過自新的跡象，對於任何事情還是劈頭就想抱怨？甘願做也是做，不甘願也是得做，難道少抱怨兩句會要妳的命？說話不要總是如此衝動，接下來幾天都會是這樣子的，簡單的事情希望妳能好好去完成，最後一定會給妳一個大挑戰的。妳自己好好反省，就這樣，祝妳好運。」說完後沒有任何回話時間，秀馬上醒來，居然已經天亮了，簡單梳洗後得繼續她的「試煉」。果不其然，接下來一連好幾天她所遇到的都是一些像搬東西、整理東西、找東西甚至跑腿等雖簡單但是連續做起來十分煩人的差事，心中儘管不怎麼平衡，但想到老人所說，她只好委曲求全閉上嘴巴，不再動不動就動怒。

就這樣五天過去，秀彷彿快習慣了這樣四處幫助亡靈的生活，這幾個夜裡老人也沒有在秀的夢中出現。她不斷地在心裡思索第一晚老人在夢中說的話，確實，每當任何事發生，她總是一股腦地開始抱怨，而這樣雖然沒有招惹太多當面指責，但確實讓她的人際關係每況愈下；加上她火爆捉摸不定的個性，對著身旁一切人事動不動就一番臭罵，導致大家都不敢與她有太多交集，以免受到無妄之災。

秀知道今天還是得幫來自各方的鬼魂打雜，展現從來沒有過的工作誠意，早早就換好裝準備出門。

叮咚~「誰呀？」門外沒有回應，但是秀知道包準是要來討吃的，所以習以為常的開門看看外頭的人。開門後是一位大約七歲左右的小妹妹不斷啜泣著，秀看了趕緊將妹妹抱進家裡哄一哄。「看來這將是棘手的案子！」秀在心中先為自己注預防針，她反覆哄騙這個哭不停的孩子，她第一次領悟到自己小時候是多麼難搞，每次都是吵個不停但總沒人知道她為了什麼而哭鬧。

經歷了一番折騰，這孩子總算支支吾吾地道出上門找秀的原因「我…叫小偲…我跟媽媽…幾個月前一起出門玩，但是媽媽…突…然不見了，我好想媽媽…大姐姐可以幫我嗎？」

「痾…妳是從哪裡來的呢？」秀有些驚訝。

「我家…好像…叫樵雞，離這裡遠遠。」

「樵雞？」秀面有難色地後悔自己讀書時沒有好好讀地理，臺灣就這麼丁點兒大，但卻完全不知道樵雞這地方，更慘的是她現在完全沒有網路能夠查詢「樵雞」這陌生的名字。「還是我們一起去找呢？姐姐陪你一起回家。」她現在只想得到此下策。

說完她便迅速地整理行李準備和妹妹一起出發，包包裡裝滿乾糧，她猜測這趟出門可能會花不少時間，所以食物絕不能少。一個人生活又不常出遠門地秀只有一輛太陽能電動車，騎著這台馬力不強的車加上笨重的行李實在吃力，由於別人看不見她，因此她不假思索地騎上高速公路往桃園方向前進。

半小時過後秀騎到了桃園南崁，小偲看到高速公路上的指標路牌「桃園國際機場」忽然興奮大叫「啊！媽媽以前…我們去日本…有去桃園機場！」

「咦！那妳有沒有印象這裡離妳家是不是很遠？」

「我記得…我家到這裡遠遠，因為小偲不常去」

「是嗎」秀搖搖頭只好繼續往下騎「如果看到甚麼有看過的東西一定要說」

秀騎車時，小偲一會兒啜泣不斷，一下又安靜睡著。傍晚時候他們經過了苗栗火炎山，那壯麗景色突然讓小偲「嗯」了一聲，「怎麼了」「小偲有看過…紅紅的山」秀又是驚喜的回頭「但是好久了，小偲已經…很久沒看過了。」經過小偲今天的反應，秀猜想小偲家似乎不是在桃竹苗區域，因為就她的印象都不是常看到這些景象。

天色已晚，秀決定今晚就睡在台中歌劇院前的小亭，和小偲分掉一整包口糧後她們疲憊的身體驅使她們進入夢鄉。

「哇~~」等不到公雞喔喔啼的清晨，小偲一陣哀悽哭喊聲讓秀驚醒，只看到地上有一張幾個月前的報紙，斗大標題寫「寒流來襲無名女童凍死台中街頭」，看著寶島鐘地圖片，小偲邊哭邊說「這裡…好像是我…和媽媽最後一次來的地方」秀不得其解，為甚麼小偲在台中過世，靈魂卻出現在台北街頭呢？對於分析還滿擅長的她於是趕快到最近的警察局看公佈欄，上頭提到年初有一位約七歲女童在台中街頭被發現去世，因為許久未有結果，而被送往台北等待偵辦，只是到現在都沒有結果。小偲只說到她和媽媽走丟後就不知道自己在哪裡。知道小偲可能在哪裡受難後，秀更是下定決心一定要將小偲的家人找到助她早日安心長眠。但是小偲卻啜泣著說想再往其他地方尋找，所以秀只好繼續行程，經過了麗寶樂園、八卦山、扇形車站、西螺大橋、阿里山小火車的嘉義站、安平古堡、義大世界，打算從大景點下手的秀知道不能拖下去，要避免浪費時間在各個地方，只要確認小偲對這個地方的印象是否強烈，但每每問起小偲的印象時她都只是搖搖頭。晚上停留在高雄車站，兩人吃完乾糧後就準備休息，只是秀沒有睡意，思索著兩人目前已經把整個西部晃過一遍，但越走小偲似乎越沒有印象，難不成小偲家在

秀的故鄉台東？又或者是完全沒想過的宜蘭花蓮？想到這裡，打了個盹後，還是睡著了。

一陣強光把秀喊醒，早晨的高雄沒有喇叭聲，卻感受到清新的空氣，秀覺得早些出發為妙。她趕緊帶著小偲繼續往屏東、恆春方向前行，從屏東市區繞到楓港，雖然一無所獲，但屏鵝公路的景色似乎使小偲有些熟悉，然而她卻沒有任何回到「家」的感覺，無可奈何的秀打算把機車騎到恆春，若仍然沒有下一個線索，她就要直接掉頭往台東方向行去，因為還能有如此山海相依的地方應該就是她們尚未去的東部地區。

大熱天的中午墾丁海灘上應當充斥著帥哥美女戲水玩沙，如今映入眼簾的只有幾個可怕的灰影在沙灘邊徘徊不去，秀不敢做太多停留，因為她必須在天黑前帶著小偲抵達台東。夜晚行車實在太危險，而且離開屏東之後完全沒有高速公路，雖然是熟悉的路，但是錯雜的道路在日間行駛才真的安全。

當皎潔月亮掛起時，秀和小偲穿越中央山脈來到秀的老家大武，回到老家門前的秀進不了家門，也看不到自己熟悉的親友，掛念家人的她由衷開始後悔，「如果還能重來，我一定會當一個人見人愛、古道熱腸的人」這句話由秀心中深處浮現，不禁讓她潸然淚下，有家歸不得的痛心如刀割。躺在家門外的秀看著星空，深深嘆了幾口氣後就靜靜闔上雙眼。

\*

「環島尋親行程」已來到第四天，秀騎著機車更是謹慎，每經過幾分鐘就和小偲確認此地熟悉與否，因為東部海岸線確實上百公里都長得似曾相似，她要避免忽略任何線索。不知不覺兩人來到金崙，看著路標上畫的溫泉符號，小偲眼淚又流了出來，激動地大喊「我家旁邊是有名的溫泉…只是…不是這裡。」這可是這四天來最決定性的證據，東半部的有名溫泉只有金崙、知本、紅葉、安通、礁溪，只是「樵雞」到底是在哪個溫泉區附近還真的是讓秀摸不著頭緒，不過至少她只要再找四個地方。

東部溫泉，大家必先想到知本溫泉，秀猜這最有可能是她要尋找的地方，所以迫不及待的全速前往知本溫泉。小偲雖然非常熟悉這樣的山勢，卻又感到一絲絲陌生，在派出所看過並無尋人啟事後確定了小偲的故鄉並不是知本。

有些納悶的秀又帶著她到紅葉和安通，小偲卻接二連三的說她家不像紅葉離海那麼遠，也沒有安通那山勢高聳，所以都不可能。這下子應該錯不了，小偲的家鄉幾乎可以確定是在宜蘭的礁溪附近。秀告訴小偲「姊姊明天一大早就帶妳去礁溪，今天我們就先在花蓮好好休息，明天就要認真搜索了喔！」

迷糊之間那位已經好幾天沒出現的老人又捋著鬍鬚出現在秀的夢境，對秀說「妳…似乎真正領悟到妳自己的問題了呀！看妳這幾天帶著這個小鬼繞了台灣一整圈了，明天就能助她回到家鄉，正是因為妳改變了自己，有耐心的不怕困難。礁溪呀！呵…明天妳能夠看到幾個凡人並和她們溝通，他們就是小鬼頭的家人喔

哈哈！」這回秀把握機會問了老人「我什麼時候能回到正常生活？」老人頑皮地對秀吐舌頭，笑著說「呵…造化造化」說完便消失在秀眼前。

早晨暖陽煦煦，昨晚老人的話讓秀安心了不少，果然是礁溪，小偲只是個七歲孩子，國字當然認識不多，這幾個字像得連她都要搞糊塗了更何況這麼一個的小妹妹。鎖定目標後當然不能浪費任何一秒鐘，這幾天為小偲的忐忑不安總算快有了結果。機車穿梭在蘇花公路上，眼前大片的海景讓秀好久沒那麼放鬆欣賞了！後座的小偲慢慢感受到家鄉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，一直興奮地告訴秀說這些景色她有多麼熟悉，尤其穿過山路後的肥沃蘭陽平原，更讓小偲感受到家鄉獨有的氣息。看到路標指向「礁溪」更是讓小偲驚聲尖叫，直喊這就是她熟識的「樵雞」，秀真覺得小偲可愛極了，沒想到繞了一圈，小偲家竟然離台北這麼近，可真被這小鬼頭耍了整整五天！

溪邊站著一位婦人，在向上天禱告祈求女兒平安歸來，小偲眼眶一紅，大喊「媽媽」，但分屬不同世界的母女怎麼能溝通呢？睽違一周才看見凡人的秀雖然興奮，但要通知眼前這位滿懷期待的婦女她孩子的噩耗還是讓她收起笑容。簡單自我介紹後拿出在台中發現的報紙，並說明自己和小偲是如何相遇及一路上的經歷。聽完後小偲媽媽崩潰大哭。

原來當時她們母女到台中是為了醫治媽媽的癌症，當時將小偲託付親友照顧，但是小偲卻突然不見，親友完全疏忽，直到一個多月後小偲媽媽回來接小偲時才發現小偲失蹤很久，報案後許久沒有消息。

秀跟小偲全家到台北認屍，小偲終於能夠安心離開，後續事宜秀決定交由小偲家人處理，她謝絕了小偲家的重金犒賞，只是有禮貌的與他們微笑鞠躬致意，和橋上這五天來朝夕相處準備離去的小偲揮手道別後，秀獨自一人回到公寓，這五天來確實收穫滿滿。

她回想這幾天經歷下來的事情，已逝的大姊姊後悔生前的樣子，就想起自己平常隨便、待人惡劣的態度；阮伯伯就算少了一隻腳，甚至過世仍不辭辛勞默默地為社區服務，再看看自己連做幾件小事都要抱怨東抱怨西，彷彿全世界都欠她似的；何同學去世後仍孝順地掛念母親，而自己長這麼大都沒有好好孝順自己的雙親長輩；更加上與小偲這好幾天的尋親，一路上堅持不懈致力完成艱難任務後的成就感。「或許真的是該改變了」這是秀從出生到現在第一次誠心地自我反省。

\*

這周可怕又特別的經歷讓秀真的長大了。

視線從電視螢幕看回了看書桌上，上頭一張紙條被用鋼筆寫下

「希望妳能夠成為服務社會、珍惜萬物的青年，往後日子一定能更快樂順心。別忘記和鬼魂們的約定，也要記得多回老家，呵呵 超市糟老頭敬上」

秀感動地心中默念「小偲保重，姐姐愛妳。」

字數統計:6483